



大人小孩聚在窑洞里取暖聊天

14岁的曲比兰目坐在自家的面包车里，身边是她4岁的弟弟

孩子们在工地上“小大人作派”容易被人误认为童工

沙阿甘的妈妈背着小女儿

打工的父母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

流浪金坛 35个彝族孩子的窑厂童年

■66名彝族民工在金坛一砖窑厂打工

■他们就像是流浪的吉普赛人，很多孩子就出生在“路上”

■35个孩子随父母背井离乡，其中10多个适龄孩子无书可读

“谁来拯救赤岗村委旁黑砖窑的10岁童工？”

12月22日中午，“山水金坛”论坛出现了一个揭露金坛某砖窑厂非法雇用童工的帖子，因为涉及到敏感的“黑砖窑”和更敏感的“童工”，这个帖子迅速引起众多网友的强烈关注，一时间跟帖者众多。同时此帖反映的情况，也引起了当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发帖人“纪念1110”在帖中说，他在金坛市薛埠镇赤岗村的一家砖窑厂看到了10岁小孩在做工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他还附上了现场拍的照片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快报记者立刻赶往金坛展开调查。但调查的结果显示，该网友判断有误，这家砖窑厂并没有使用童工。实际情况是，砖窑厂所雇用的彝族民工里的孩子，因为没人看管，在工地上推板车玩耍，敏感的网友误认为孩子在干活。

快报记者调查发现，一共有66名彝族民工在金坛赤岗村南的一座砖窑厂里打工，和他们一起背井离乡的还有35名从几个月大到十四五岁的孩子。这些孩子平时就在工地上玩耍，令人吃惊和担忧的是，其中的适龄儿童没有一个在上学。

这些彝族民工就像是流浪的吉普赛人一样，在一个地方“干久”了，就会换一个地方。32岁的包工头曲比伟机是6个孩子的父亲，他说，过了春节，他们就会转移到苏北的泗洪。

而大人走到哪里，孩子就会像尾巴一样跟到哪里，很多孩子就是在“路上”出生的。

□快报记者 周青 晃静 金坛报道

随父母出来打工 工地上满是彝族小孩

发帖人“纪念1110”在题为“罗村赤岗村委是无知还是无视？谁来拯救赤岗村委旁黑砖窑的10岁童工”的帖子中是这么描述他的所见。他在帖子中介绍，他和一个朋友开车去罗村办事，路过金坛赤岗村南的一座砖窑厂时，偶然看到一个非常瘦小的身子推着一板车的红砖。车子开过去，他从正面看到的是一个年龄很小的男孩。

“我们粗略看了下，竟然有六七个童工在这个砖窑厂劳作。当时急于办事没有停车，待事情办完回头路过砖厂时，刻意下车观察了下，发现童工大概有1米2左右的身高，却推着一个大板车。虽然劳动得很吃力，但熟练得很，一看便知道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。

一个戴白色帽子、看似主管的男子看到他们时，吩咐小孩离开。他们便走上前与戴白色帽子的男子闲聊：你们这儿怎么有这么多童工啊？这位男子回答：“我们这里没有童工。”“刚才那个孩子那么小不是童工吗？”男子回答说：“他吗？不小啦，都10岁啦，能干活啦。”

对于网上爆出的“童工”一事，砖窑厂的老板张明华非常气愤：“我们”成立8年了，从来没有使用过一个童工。网帖上的照片虽然是小孩子在推板车，但他并不是在干活，他只是在推板车玩。如果网友只看到小孩子在推板车，那我们可冤枉大了。”好一会儿，张明华才慢慢平复了情绪，他开始跟记者说起了工地上的工人，“我们这个工地上的66位工人全部来自四川西昌，而且全都是彝族人。他们来打工时不舍得把孩子扔在家里，就一起带

了过来，很多小孩就是在工地上出生的。我们这一共加起来有35个小孩，从几个月到十几岁的都有，他们父母在工地上干活，他们就在旁边玩，有时也推着玩或拉板车。但他们只是推着玩，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板车是空的。”

得知“赤岗村砖窑厂”使用童工的情况下后，当天下午金坛市劳动监察大队就会同公安、薛埠镇政府、薛埠镇赤岗村委工作人员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对金坛市这家砖窑厂，也就是坚峰建材厂的劳动用工情况进行专项检查。调查组通过多方面的检查，也没有发现该厂存在违法使用童工、强迫劳动的现象。

语言不通 适龄孩子无法就近入学

“童工”事件水落石出，但眼前的这群彝族兄弟和他们孩子的状况却引起了记者的关注：他们为何远离家乡来到金坛打工呢？

工地旁有两排简易的砖瓦房，红砖青瓦全部裸露在外，没有用水泥或石灰粉刷，这便是工人们的住处。基本上一家两间房，每间房子大概7平方米左右，一间当做卧室，一间当做厨房。

在这里，快报记者遇到了非常好的彝族姑娘沙阿甘。今年18岁的沙阿甘正在房前背着1岁的妹妹玩，当记者说想到她的房间看看时，会说一点普通话的阿甘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沙阿甘的房间非常简陋，一张双人床已经占了房间的一半。而这张“双人床”也只能勉强地被称作“床”，因为它仅仅只是一张铺在砖头上面的床板。沙阿甘的床上只垫着两层薄薄的褥子，上面搭着一条被子。被子可能洗过太多次，褪色得厉害，已经看不出

们干活，小孩子就在工地上玩。”

张明华介绍说。

“这些彝族小孩不会讲普通话，在这边也不学，但是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正常入学啊？你们也可以和金坛教育部门协调一下，看能不能帮助一下这些孩子。”快报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砖窑厂的，小学毕业的她是今年3月份来到金坛的，她到金坛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4个小妹妹。沙阿甘说自己没什么爱好，“天一黑就睡觉。”

沙阿甘隔壁的房间是“厨房”，这个房间同样很简陋，靠着墙边垒了半人高的砖头，上面铺着木板。木板上放着刀、电饭锅、煤气灶等。房间里还有一张小四方桌，桌子很矮、很脏，大概只有20公分高，旁边还有几个小板凳。

沙阿甘父母住的房间比阿甘房间的设施多了点，一个简易的柜子上放着唯一的“奢侈品”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不过看起来是“雪花”点点。看着地上、床上乱七八糟地扔着的衣服和鞋子，沙阿甘的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她比划着告诉记者，孩子太多，不过她还计划再要一个儿子。

大人们几乎都不在“家”，只有几个小孩在跑来跑去。有的小孩怕着，看到陌生人走过来，赶紧躲到门后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偷偷地往外看。小孩子好像很长时间没洗脸了，一个个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也是脏脏的。沙阿甘说，这边的小孩基本上没人照看，大多数是由大点的孩子带小点的。与沙阿甘有着同样任务的还有包工头曲比伟机14岁的儿子曲比兰目，他的主要“工作”就是照看2岁的弟弟。

在和在位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的男子聊天中，记者知道了他叫莫色尼色，31岁，今年是第一次出来打工，他把家里4个小孩也全带到了工地上。最大的孩子8岁，最小的8个月。“去买件厚衣服吧，这几天太冷了。”记者建议。“不买了，家里小孩多，钱要攒着给小孩读书。我也不冷，都习惯了。”莫色尼色拘谨地笑了笑。莫色尼色在西昌，每家都有很多小孩，像他这样有4个小孩并不算多，一家六七个小孩也很常见。“在我们那里，小孩生得越来越多，没人管，想生几个生几个。”

旁边的一个人年轻人用磕巴的汉语打趣道。

沙阿甘的妈妈背着小女儿

最大的8岁，最小的8个月

他把4个孩子全都带出来了

24日一早，金坛突然刮起了大风，气温骤降到-1℃。中午11点多，工人们突然接到通知，工地停电，下午做不了活了。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，能休息一下午，对他们来说实在难得。吃过午饭，很多人跑到窑洞最上层平台上取暖，大人、小孩聚在一起说说笑笑，还有人在这边洗衣服、洗头发，好像快要过年似的。

快报记者也随着他们一起来到窑洞，顿时感觉暖和了不少，但是一个中年男子还是冻得直哆嗦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不停地跺脚。这位男子非常瘦弱，上身穿了一件薄薄的棉毛衫，下身仅仅穿着一条春秋秋天穿的薄裤子，裤管有点大，风一吹，裤管就不停地来回摆动。

“我们那个地方太穷了，如果不出来打工，在家只能种种地，然后再养一头猪。种地的收入只能够一家人吃喝。过年的时候再把家里的猪杀掉，根本没有钱。有很多人都是忙了一年还不够自己吃饭。但是跟我出来打工就不一样了。”曲比伟机得意地向记者介绍。出来打工的夫妻两个一年下来除掉吃喝，还能余下一万七八。在外面打一年工，回到家就能变成一个“小富翁”，有一对夫妻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，高兴得一上一下。在前面打一年工，回到家就能变成一个“小富翁”，有一对夫妻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，高兴得一上一下。

沙阿甘父母住的房间比阿甘房间的设施多了点，一个简易的柜子上放着唯一的“奢侈品”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不过看起来是“雪花”点点。看着地上、床上乱七八糟地扔着的衣服和鞋子，沙阿甘的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她比划着告诉记者，孩子太多，不过她还计划再要一个儿子。

大人们几乎都不在“家”，只有几个小孩在跑来跑去。有的小孩怕着，看到陌生人走过来，赶紧躲到门后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偷偷地往外看。小孩子好像很长时间没洗脸了，一个个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也是脏脏的。沙阿甘说，这边的小孩基本上没人照看，大多数是由大点的孩子带小点的。与沙阿甘有着同样任务的还有包工头曲比伟机14岁的儿子曲比兰目，他的主要“工作”就是照看2岁的弟弟。

在和在位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的男子聊天中，记者知道了他叫莫色尼色，31岁，今年是第一次出来打工，他把家里4个小孩也全带到了工地上。最大的孩子8岁，最小的8个月。“去买件厚衣服吧，这几天太冷了。”记者建议。“不买了，家里小孩多，钱要攒着给小孩读书。我也不冷，都习惯了。”莫色尼色拘谨地笑了笑。莫色尼色在西昌，每家都有很多小孩，像他这样有4个小孩并不算多，一家六七个小孩也很常见。“在我们那里，小孩生得越来越多，没人管，想生几个生几个。”

旁边的一个人年轻人用磕巴的汉语打趣道。

曲比伟机不仅积累了少人脉资源，也积累了“雄厚”的资金。

“这辆车就是这个月买的，花了3万多。”曲比伟机笑呵呵指着面前一辆崭新的面包车跟记者“炫耀”，“虽然我在这边算不上富人，但是在我们老家西昌市，绝对是有钱人。只要我说话，县上书记也要给我几分面子。一些村上的大队队长，还有村委书记都要跟我出来干活，他们在村上上班，每个月才200块钱，带他们出来了一个月就能拿到2000多块钱。”

记者问他到目前赚了多少钱时，他笑着回答。

“我们那个地方太穷了，如果不

出来打工，在家只能种种地，然后再养一头猪。种地的收入只能够一家人吃喝。过年的时候再把家里的猪杀掉，根本没有钱。有很多人都是忙了一年还不够自己吃饭。但是跟我出来打工就不一样了。”曲比伟机得意地向记者介绍。出来打工的夫妻两个一年下来除掉吃喝，还能余下一万七八。在外面打一年工，回到家就能变成一个“小富翁”，有一对夫妻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，高兴得一上一下。

沙阿甘父母住的房间比阿甘房间的设施多了点，一个简易的柜子上放着唯一的“奢侈品”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不过看起来是“雪花”点点。看着地上、床上乱七八糟地扔着的衣服和鞋子，沙阿甘的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她比划着告诉记者，孩子太多，不过她还计划再要一个儿子。

大人们几乎都不在“家”，只有几个小孩在跑来跑去。有的小孩怕着，看到陌生人走过来，赶紧躲到门后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偷偷地往外看。小孩子好像很长时间没洗脸了，一个个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也是脏脏的。沙阿甘说，这边的小孩基本上没人照看，大多数是由大点的孩子带小点的。与沙阿甘有着同样任务的还有包工头曲比伟机14岁的儿子曲比兰目，他的主要“工作”就是照看2岁的弟弟。

在和在位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的男子聊天中，记者知道了他叫莫色尼色，31岁，今年是第一次出来打工，他把家里4个小孩也全带到了工地上。最大的孩子8岁，最小的8个月。“去买件厚衣服吧，这几天太冷了。”记者建议。“不买了，家里小孩多，钱要攒着给小孩读书。我也不冷，都习惯了。”莫色尼色拘谨地笑了笑。莫色尼色在西昌，每家都有很多小孩，像他这样有4个小孩并不算多，一家六七个小孩也很常见。“在我们那里，小孩生得越来越多，没人管，想生几个生几个。”

旁边的一个人年轻人用磕巴的汉语打趣道。

“你今年不是才14岁吗？怎么不

读书了？你爸爸说你读到了初中。”

“不读了，没意思，我不喜欢读

书。我们那邊小孩有很多不读书，我也就不读了。”

曲比伟机告诉记者，比起读书，他更喜欢在这里照看弟弟。“每天早上8点多起床，吃完早饭就带着弟弟玩。天气好的话，就带着弟弟到工地上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，有时也会到附近的罗村街上玩。不想出去玩的时候，就在家看电视，或者帮妈妈

做饭。”在曲比兰目眼中，这个地方和他的家乡区别太大了，“我家那边有很多大山，出去一趟要翻过好几座大山，但是在这边比较方便。另外我家那边有很多汉族小孩，这边也有很多彝族的小孩，我觉得在这边很好玩。”曲比兰目说，他来这边主要是爸爸让他过来的，不过他也想跟着爸爸妈妈见见“世面”。

没来金坛之前，曲比兰目在老

家就跟着爷爷奶奶，和四个妹妹一

起读书。“你不读书了，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？”“我现在还小，以后长大了就像他们这样干活呢，跟爸爸一样赚大钱。”曲比兰目觉得在工地上干活没有为什么不好的，好像觉得这样过日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至于不让儿子上学家，曲比伟机主要是担心儿子在家学坏，才把他带了过来。“家里两个老人管不

了他，他很容易学坏，就把他带来了

了。女孩子胆子小，好管一点，就让4个女儿在家读书。”从曲比伟机口中，记者还了解到，曲比兰目在他的家乡已经订了娃娃亲，过两年就准备让他们结婚，虽说结婚要花七八万，但这个算不了什么。

“你在这边想不想你女朋友啊？会给她打电话吗？”记者提到女朋友这个话题时，这个只有14岁的小伙子还真有点害羞了，不自在地低下了头，不过他还是爽快地告诉了记者，“不打”。这时曲比伟机在一旁插话道，“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呀。”

“你会开车吗？”“不会，但我喜

欢学，我想学。”说话时，曲比兰目也

没有停止转动方向盘。

“你今年不是才14岁吗？怎么不

读书了？你爸爸说你读到了初中。”

“不读了，没意思，我不喜欢读

书。我们那邊小孩有很多不读书，我也就不读了。”

曲比伟机告诉记者，比起读书，他更喜欢在这里照看弟弟。“每天早上8点多起床，吃完早饭就带着弟弟玩。天气好的话，就带着弟弟到工地上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，有时也会到附近的罗村街上玩。不想出去玩的时候，就在家看电视，或者帮妈妈



沙阿甘的妹妹要进城了，换上了新衣服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周青